

清秘史

十葉野聞
点注

清·许指正 著

孙顺霖



十叶野闻 点注

(清) 许指严 著

孙顺霖 点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十叶野闻 点注

(清) 许指严 著

孙顺霖 点注

责任编辑 西伯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180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4.50元

ISBN 7-81018-453-9/K·61

前 言

清代，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爱新觉罗氏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里，曾产生过较开明的康乾盛世，但也出现了后期政治昏庸、闭关锁国，导致了鸦片战争，几被列强瓜分的奇耻大辱。对这一典型朝代的研究，史学界成果累累，枚不胜数。有以远距离镜头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宏观眺望的，也有取近景，深入其社会内部，或就人际关系、或就生活琐屑等进行微观剖视的。所有这些，对我们认识这个朝代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大有裨益。近代学者许指严先生的《十叶野闻》，深入到统治阶级内部，从分析其衰亡的原因入手，以无数个特写镜头，将这个封建王朝的肮脏内幕展示了出来，试图说明“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历史规律。尽管是“康乾盛世”，覆灭的危机已经潜藏。

许指严，又名许国英。毘陵（今江苏武进）人。其生卒、生平事迹待考。主要活动在1889年之后。曾协修《清史稿》，一生勤于著述，计有《指严笔记》四卷，《梅花岭遗事》三卷，《金川妖姬志》三卷等，均系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从著作记事内容追踪，当知许氏似曾到过安徽、山

东、两广、四川、北京等地，或访友、或游历、或为宦。

《十叶野闻》分上下卷，是作者整理的史料笔记。凡四十三条一百三十八事，可以说是一部清宫龌龊简史。因清代自太宗皇太极至宣统共计十帝，所记之事则系内幕秘闻，所以名为《十叶野闻》。从时间上看，上起明朝末年，下止民国初季，清宫十帝均有涉及；从内容上看，帝王、后妃、重臣、名宦的逸闻轶事、中外战争状况、宫廷争斗阴谋、官场腐败、朝廷丑闻等无不披露；其表现手法则以史为经、以文为纬进行编织，条例分明，亦庄亦谐，可读可信。不少史事，挖广掘深，夹叙夹议，能发前人所未发，使诸多疑点得解，贡献颇巨。但限于历史和思想的局限，书中不少论点陈腐落后，甚至反动。文字表述上，文言太浓，取字亦异体、旧体、通假、借代颇多，语句诘屈难懂等。所有这些，读者自会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鉴别、批评。不致苛求作者，亦不须笔者再为饶舌！

从本书记事内容上寻觅，此书大约成于 1917 年以后。付印年代不详。因只有一个版本，笔者只能就其引述内容校以清代其他史料。为使读者方便，加以新式标点。全书虽系文言，但所记事件、人物等距今较近，标点后尚能领其要旨，姑且偷懒，只作简要注释，不搞繁琐考据，以免着粪佛头。凡明显之错别字、异体字、旧体字径改之，一般不再出校；伪、讹、漏、衍出校，部分条目注其源流出处，于每篇

后的“注”中以“案”标出。

整理中，得到河南省社科院的版本支持和河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鼓励、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整理古籍的苦衷，只有涉足此领域者方可尝到。更何况本人才疏学浅！之所以能成为上架的鸭子，一感搞此项事业有后继乏人之危，可在干中学，边干边学，间或可滥竽充数；二是河南文史学界前辈们的扶持和学友们的鞭策。此书的校点，作为作业抛出，祈请师友赐教，当终生感激！

孙顺霖

1989年酷暑于蜗居

目 录

上 卷

一	奉安故事	1
二	九王遗事 十则	7
三	下嫁拾遗	29
四	董妃秘史	32
五	顾命异闻 三则	44
六	拾明珠相国秘事 二则	50
七	夺嫡妖乱志 七则	56
八	九汉外史 五则	70
九	鱼壳别传	82
十	和珅轶事 四则	87
十一	香厂惊艳	96
十二	礼部堂议和	99
十三	林夫人书	101
十四	圆明园修复议 三则	103
十五	豹房故智 五则	112
十六	孝贞后 五则	127

十七	阎文介方正	138
十八	四春琐谭 五则	140
十九	垂廉波影录 十则	151

下 卷

二十	热河行宫欢喜佛 三则	172
二十一	玛噶喇庙 二则	178
二十二	崔李两总管 四则	182
二十三	昌筹公主 四则	192
二十四	清末雀戏 三则	200
二十五	瓦将军试金台书院	207
二十六	肃顺狱异闻	211
二十七	刚愎自用 二则	214
二十八	毓屠户 六则	220
二十九	寇太监	232
三十	刘太监	236
三十一	端王与溥儁	240
三十二	荣禄与袁世凯 四则	243
三十三	控鹤珍闻 十则	253
三十四	瀛台起居注 五则	273
三十五	老庆记公司 二则	282
三十六	倚翠偎红	289
三十七	某福晋	292
三十八	磨盾秘闻 十二则	294

三十九	小德张	315
四十	春阿氏案	316
四十一	贺昌运	319
四十二	吏部鬻官案	321
四十三	流星有声	323

一、奉安故事

清初，《东华录》所载，及《开国方略》等书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1]，一似恩礼前朝备至。不知此特定鼎后，从诸臣之请，下诏掩饰耳目，为收拾人心计耳。按《圣安本纪》及《泣血录》等书都言，闯贼入宫后，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宫门外三日，始得小殓。其殓也，殓桐棺纸衾，下俚藁葬^[2]。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及满人入关，文字狱急，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3]。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书赵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师，悟大学校生赵某^[4]，纵谈明季事。自言，一桂为其远祖，子孙藏有乃祖笔记，当日事纤悉靡遗，较青门文特详，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纪而录焉。

一桂，为辇下肆商，抱布贸丝^[5]，往来市廛间。朴愿无过人处^[6]。及京城陷，使眷属居远乡，独幞被策蹇驴^[7]，伪为军中运粮食者。逡巡人国门^[8]，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几不得脱，奋勇前进，卒达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声震朝右，所居与一桂

邻。闯兵且至，御史以殉国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婴臼自任^[9]，且曰：“公苟正命，仆必为公营敛，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10]。”及事极，御史固在围城中^[11]，一桂知其必死，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虽死于锋刃不悔。无何，御史不可得，而帝后遗骸，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遗官薄葬。梓宫窄宫，如平民礼，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汉奸苛立仪制，轻輶素旄，飘摇出城北，厝置于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园寝，且不起陵树碣，但以小石揭槩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伤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独恸哭陵下，幙被宿树荫。野草牵衣，萤飞鬼啸，不之顾也顾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为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奋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且使腥膻之徒，知吾汉族尚有人也。”乃即作归计，欲变产集赀为大举。顾自恨商侏不谙典礼，恐草草，遗后世羞。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黄门常侍，素娴朝章国故者，以为筹商

治事地。然，仓猝终不可得。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目击帝、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苟帝、后合葬于此，尚不失体制。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出橐中金千余，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犹湿。不觉悲从中来，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于此。古人谓：一盂麦饭，几树冬青。今且并此而无一，能无伤感！中涓邢乃言：“汉家故事，梓宫须取东山之本^[12]，轮囷合数人抱者，空其中，饰以丹漆垩灰，奢者则杂以金玉，外施金台银阁，以为之座。及葬，则隧道通宫，明器毕具，刻木为宫人，黄门状，甚者杀人以殉。鱼灯石马，罗列隧前。百官负土为坟，各种一树以为纪念。今群臣皆谄事新朝，胜国典型，谁复记忆。纵有二三遗老凭吊夕阳，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一桂闻言，欷歔不已。既而奋然曰：“小臣无状，宁毁家为此义举，愿黄门左右翼我，则感且不朽。”遂先鸠工起土，出旧梓宫，视之，则业已朽腐，木柿片片落。启棺视之，帝、后颜色俱如

生，惟冠服灰暗。盖当是草草成殓，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圣体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恸哭。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某商者，旧为尚衣司供奉，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13]。一桂往返与之密，商某亦义形于色，愿以半价成全一桂之大举，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陈葬礼，服物约需二三万金。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不宜过奢，以损盛德，乃参酌奢俭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凿山鑿石，入羨道中，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始发见甬道。纳陛而升，中为正殿，列俑成行，衣履执器如生人，幡绰帷帐之属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银缸膏火未灭也。朱漆梓宫居中，钟壶无恙，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与中涓商。将帝、后新作梓宫舁入。乃举田妃棺移于右，而以思宗梓宫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椁，帝、后具无，爰议以田妃与周后，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饰以钿漆。费用不足，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刘再昌等捐集数金。椁成，始安设妥贴。增购牲醴纸

帛、金银钁锭之属，奉奠策祝，继以哀哭。中涓、义士而外劳役者数十人，莫不酸鼻流泪，附近居民，争来致吊，轰动邻邑。县官闻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开具支费，将为之请于朝，发给库帑。一桂力辞不受，仍挈幞被，与中涓偕遁至远乡，吏目觅之不得也。人问其故，曰：“满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且即不得祸，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尤不忍为也。”嗟乎！较之冬青树故事，其风义有过之。微青门一记，几使此举湮没无闻。虽有藏祠之笔记，谁睹之，而谁传之！是可慨已。

注 释：

[1]明思宗：即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又称崇祯帝，公元1628年即位，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开北京紫禁城，他逃到梅山（今景山公园）自杀。在位17年。 [2]藁：草。藁葬，即草草安葬之意。

[3]凉德：薄德。犹言不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4]案：“悟”，即“晤”的借音通假。 [5]抱布贸丝：典出《诗·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此泛指商人。

[6]案：“朴愿”二字误，应为“仆原”。 [7]幞被、蹇驴：幞被，用袱子包扎衣被，指打点行装；蹇驴，脚力较差的毛驴儿。 [8]案：“人国

门”，为“人国门”之形误。 [9]嬰臼：即春秋晋国大臣赵盾的门客程嬰和公孙杵臼。他俩曾用谋救下赵氏孤儿而名扬后世。典见《史记·赵世家》。 [10]谢皋羽之于文信国：谢皋羽，即南宋诗人谢翱，字皋羽。元兵南下时，他曾参加文天祥的抗战部队，任谘议参军，入元不仕。文信国，即文天祥。文天祥被元军杀死后，遗骨被谢翱、张毅甫偷回南方安葬。典见《宋史·文丞相传》。 [11]案：“固”，不通。疑“困”字误。 [12]梓宫：棺木。案：此句“本”字疑“木”字形误。 [13]稔：熟。等威：等级威仪的省称。

二、九王轶事 十则

清初，宫廷瞽乱，貽讥千古，史臣因而深讳，不敢施一直笔者。惟睿亲王多尔袞尸其咎也。多尔袞，为清太宗母弟，行居九，称九王。或曰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太宗既崩，福临尚幼，遗命以皇母弟摄政，仿周成负宸故事^[1]。然某君秘记，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袞，遗命并未及彼。且相传太宗暴毙，乃多尔袞贿内侍毒之。宫闱事，秘史无佐证，未敢断也。要之，多尔袞树党自固，宫闱亲近，皆其心腹，故能传授遗诏。大权独揽，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定诸遗臣则兴兵倡义，宇内骚然不宁，福临幼弱未亲政，多尔袞借军机重要为名，出入宫禁，如履惟闼。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袞福晋，本同姓姊妹，亲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帘之意，因祖训所格，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以摇动福临之位置，于计殊不便。多尔袞夙见信于博尔济太后，乃献计用摄政制，而许以内权让后，一如太宗生时。且其利益有突过者，故博尔太后深喜之。又，多尔袞貌英伟，长臂善射，仪表不凡，谄事博尔后，

无所不至，博尔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内联络，情逾骨肉。或传太宗未崩之先，多尔袞即通于太后，特迹尚未著。至福临即位，始觊然不讳。顾遵汉制，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故虽摄政，仍援君臣之义，不废拜跪之礼。每入宫，或遇燕^[2]，见摄政王，须北面而朝。博尔太后心恶之，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多尔袞冒昧不察，遂受其策。及行礼，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时，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与多尔袞同游海子，并辇而行，侍卫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后及摄政。多尔袞偶有奏对，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多尔袞心大不怿。翌日，使人谓太后，曰：“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以予为职分所限，君臣安有敌体！方今心劳多病，请罢摄政出宫，闭门思过，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丧，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事。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咋舌曰：“此礼亦可议乎！”满人摭其言入告，太后大怒，命即论死以示威。会有救之者谓：“下嫁大嘉礼，不宜用刑”。乃降谴戍，编管三姓城^[3]。于是，无敢持异议者。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或曰龚芝麓尚书。策引周旦姬文，浮华满纸。自是，群臣朝贺，咸先皇父摄政王，